顧端文公遺書

序

向者竊聞蘇門孫先生之緒言矣其所纂理

首周元公至顧端文公凡十有一人以明古今道統之所屬因思明代自嘉隆以後海內言學者門戶角立生徒甚盛靡不登壇樹幟而蘇門心悅誠服獨歸端文非其信之眞何其推之至若此蓋蘇門雖私淑諸人而早歲所見名臣碩儒如鄒忠介趙忠毅則端文之友也馮恭定則端文之徒也高忠憲楊忠烈則奉端文之教者也先後諸賢表儀正學扶植倫常世盡目之爲東林而道南片席實從端文首倡由是言

之雖居官之日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國家重計
宗社遠猷未竟其用於生前而明道作人乃貽其澤
於後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一身兼之此豈他
人可同日而語乎端文著述舊刻十書而蘇門簏中
惟小心齋劄記一種亦僅得其前數卷故宗傳採錄
止是不無遺珠之歎余數年前從端文曾孫梁汾假
讀惜其梨棗散佚擬重爲剞劂而鹿鹿未遑兹來廬
陽案牘之暇間集先儒要語用當韋弦庶幾檢攝身
心兼亦少裨仕學項受十書鈔本行次第付梓人梁
汾爲余言端文虞山會中說吾十有五章云就常人

看來知天命似深耳順從心較淺因何先後逝閱十年只緣常人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聖人將天命就耳目心思實實體驗眞是天人合一聞者聳然咸謂已臻聖境如斯絕詣寧容末學漫効管窺抑又聞之忠介謂端文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讀書錄相爲表裏恭定謂端文辨無善無惡極痛快千聖相傳道脉不墜是在吾師忠憲謂端文窮理精到幾於無我由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由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三賢之言具在合之蘇門尚論以質鬼神而俟百世夫復奚

疑敬節取之備後之學者覽觀焉時康熙歲次戊寅
中秋日古燕後學張純修謹序

理學宗傳

顧端文公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篇至父諱軏婉轉避之就讀外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强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奧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

爲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閣郎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齮齕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考吏憲成舉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趙南星爲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

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二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參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攀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

復掛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辭不赴壬子卒於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

魏忠賢病恨東林擊殺逮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
死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
謚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三書還
經錄證性編桑梓錄等書
容城孫奇逢曰或云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
失處決不輕嘗人一語涇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
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於躁且慢乎曰
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
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
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

予直鄙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删定纂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孟所以主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徒博一渾厚之名故須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簿作主持耳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毎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

點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遠不狥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又其見知者矣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褱東林明日褱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褱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曰子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於今之世哉陰勝之時孤陽一綫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諸君子之所以爲忠臣而撐柱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鬨毀譽定是非者耶子之所以見短者子正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朱當僞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之大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須大放眼界

奇逢又識

右藕門孫先生理學宗傳所載蓋先生親見東林諸賢故於　先曾祖端文公推崇獨至非近時耳食者流輕爲評隲可比也因刻遺書錄其言以當弁首云

曾孫貞觀百拜謹書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一

門人馮從吾　史孟麟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仝較

甲午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伊川先生言西銘原道之宗祖愚竊以爲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蓋西銘止推到生萬物之父母太極圖說直推到生天生地之父母學者須於此立脚方有箇究竟處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其訓精矣愚竊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之爲物本自聰只依他去

聽目之爲物本自明只依他去視是卽所謂效也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認得一性字親切卽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卽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善乎孟子之言舜也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學人能時時體認此等氣象消却無限鄙吝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是靜中妙境可玩程子
曰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著此四字不得
此又分明將聖人一腔精髓拈出令人就裏認取有箇
覿面相逢處也

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
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
肯讓箇孔子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
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
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

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朱子曰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思竊以爲顏子而下穎悟莫若曾點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路蓋曾點子路胸中乾淨充得盡時便是聖人子貢子夏似覺黏帶多與聖人血脈較遠也

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舍顏閔與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眼也故曰孟子亞聖

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一一箇戰兢恐懼之心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綫至宋而始一光發脈得一周元

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李諸先生復相與後先主持於其間天實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昌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
年間一人而已矣

知元公之深者前莫如程大中後莫如朱晦翁
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
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
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愚謂知天
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天地周子此數
語模寫絪縕情狀宛然如畫眞造物傳神手也

程伯子識仁說旨人有一語可以形容之曰超超玄箸學
者讀之便應長一格

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儼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吳悟齋中丞謂錢緒山曰頃貽書王龍溪欲其實修實證求之於言之外也誠恐此老不察又求之於言之內不復向羞惡辭讓是非上用一針卽所謂惻隱者未免認賊作子將一傳而此學爲世戒予讀而旨之以爲正與程伯子言仁之旨合往嘗舉似同署麻明之明之曰中丞能不認賊作子否予曰君以爲何如明之笑而不答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

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工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工夫說得十分精密

羅念菴先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愚惟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為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工夫言者輙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

離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即當敬以治之令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竝爲拈出

識仁說是悟後語又曰悟後轉覺工夫難其究也可以入聖悟後便覺工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狂

韓公持國與伊川先生語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兩轉語不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於此有悟應不墮生死動中

馮東皐謂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王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東皐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顥亦有奇特事東皐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楊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以告尹彥明且曰當時悔不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子安聞之遂服然則伊川若肯叅禪何必在大慧中峰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殀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罔之生也幸而免生猶死也聖人盖曰人不得草草而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盖曰人不得草草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通乎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之精神則能通乎萬世

南海唐仁卿嘗訝余作字潦草余謝之昔程伯子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邵堯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王龍溪曰須知三杯酒亦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用征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余以此知仁卿之意遠矣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
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晨起呼童子視庭中石榴報曰昨日含蕊今日花大放矣
余喟然嘆曰渠却不虛度了光陰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鄉愿闒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嘐嘐
流俗之所共笑也獧者踽踽流俗之所共疾也而孔子
與之即此一箇榜樣便有大功於萬世
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
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
裏須大人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
還用了七十年磨煉工夫方纔敢道個從心試看孟子

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煉工夫方纔敢道個不動心甚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最來得易却又差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謂之過孔子分明自以爲不如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謂之先孟子分明自以爲瞠乎其後然而孔孟卒不以彼易此何也其必有見矣學者將爲孔孟乎將求勝於孔孟乎將求勝於孔孟誠非余之所敢知將爲孔孟則孔孟之訓具在奈何往往忽而不察徒然相競以玄妙直捷爲也益非余之所敢知矣願與吾黨共商之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

何其二之也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爲我瞞却些子閒居爲不善則見君子而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裏都使不著語曰心

劉明師又曰心爲嚴師旨哉

子路問鬼神問死乃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其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又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說所自出也此是何等議見孔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乃以佞斥之其慮深矣

羅近溪先生曰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

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意見得極透乃宗其說者因是類晝言自然圓做箇現成的聖人則又誤矣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之良知正猶子思子以喜怒哀樂之未發點出人心之中蓋謂此等處極難形容欲人將耳目口鼻四肢一齊放下認取自家本相原是停停當當原是玲玲瓏瓏庶幾惕然有省不肯將他埋沒過去非謂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却把良知來掃之也若作如是解是必率天下而歸於一無所事事可爾失孟子之指矣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貼人情至到之言也

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道不去此

聖人體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慍字悔字當有辨慍者足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已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

慍生於滿悔生於歉兩者皆從名根來

悔字亦有二義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此悔從道心發也若不見知而悔此悔却在不見知上起了念頭旣有此念進則必至於索隱行怪以求有述退則必至於半途而廢矣乃從人心發也不可不辨

或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舊作二句看近來俱作一句看然是因以文會友委是以友輔仁以友輔仁却不專靠

以文會友盖以文會友特輔仁中一事以友輔仁則所指者廣矣出此言之作一句看固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長之味也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先生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黄二像跽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平泉曰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盡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喟詔旨諄切若此已惟兩先生之說均於世道有裨試使當年題曰宋故太學生贈秘

閒修撰兩義固並行而不悖也

陽生於子而實始於亥亥之爲言孩也有向長之意焉陰生於午而實始於巳巳之爲言止也有向消之意焉聖人爲扶陽抑陰計即一剝字間無不著精神也

或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個物事妙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曾落方所否

或問孟子有命有性二條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口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

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耆曰註中一伸一抑之說何如曰此語恐尚有商量君子不謂性正以其似性非性實不可冒認爲性於自家驅殼上求其圓滿也非曰原來是性故借命以擀之也君子不謂命正以其似命非命實不可冒認爲命於自家道理上聽其缺陷也非曰原來是命故借性以擀之也何伸抑之有

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狗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

目擊心惻悉力推敵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若楊諸人翕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强而附于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乙未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　皆喫緊爲人語

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聖人不思而得矣未嘗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不勉而中矣未嘗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是故曰擇善固執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且聖人非特不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亦未嘗以不思而得自處非特不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亦未嘗以不勉而中自處是故曰發憤忘食曰好古敏求曰不如丘之好學

而今開口便說箇不思不勉何言之易也

不思而得精神恰在那得字上不勉而中精神恰在那中字上而今要學聖人須就這裏參取只說箇不思不勉濟甚事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試看這話頭還是論箇得不得還是論箇思不思還是論箇中不中還是論箇勉不勉

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爲未發之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即其前一說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名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章何所用乃其後一說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朱子以後說為定遂以前說為誤而近世學者又率以其後說掩其前說則亦考之不詳矣愚嘗平心體究竊以為兩說不妨並存非必執一而病一也陽明先生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已

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箇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了也曰後儒何故將未發已發分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原是子思子分來不干後儒事者曰中自爲中和自爲和兩者截然各爲一物即後儒原不聞有此也爲此言者將無見已之見太伶俐見人之見太蠢重乎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先天也未發也兩儀後天也發也是一說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靜體也未發也動用也發也又一說也然則

兩說於中庸孰當曰若論中庸本旨章句爲近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何如曰自陽明以來談良知者幾且盈天下矣徐而察之其於良知似猶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旣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

用者旣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孟子之所謂良知果若是乎

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然遂舉而槩諸四端恐兩下尚不能無毫釐之別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然遂指而名之曰性恐究竟且不免有千里之謬矣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

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這是太極兩個大總管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人心
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
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庚辰予與南樂魏懋權同舉春官又同門也一見知生平
歡已又得闗劉國徵於時張江陵秉政懋權每覩時事
乖刺輙爲憂形於色且時時過予兩人相對太息一日
忽曰江陵汰已甚吾儕又新進何能爲盍私諸申座師
乎庶可默回萬分一也因約各爲書一通予既具草往
叩懋權懋權出其書視予書曰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
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
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

常祿梁文章而左祖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險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慧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椎髻之族于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漠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為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禍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勳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

必在彼孛蝕以為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為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為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險邪以為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詖以為安則見端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為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為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為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為巳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予讀之既喟然嘆曰矯世之文也

退而自削其草

劉國徵書曰門生猥以膚愚謬辱采拔感念知己莫効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録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朔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溺秋客星見彗星縱橫河漢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氣乘之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子蓋早以爲憂也竊以爲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己之詔不則亦宜減膳撤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擬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修省之功今既數月矣

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為怪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弒父僕戕主郡邑榜箠租税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較其計甚未卜何之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於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怪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觀門生稱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

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即竄諸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蹤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畟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予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况于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恣定於先令制於已承敝久而忠言罔聞也夾爽之來得無堯湯覬興夫

子試畧舉言之未必不疎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夫子處於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遠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夫草野儒生居恒披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余惟懋權之論正矣而是書語意婉篤規諷備至又有足深繹者因并錄而存之

聖賢以義利分别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跖死利是將邪名字換這義字義利判然兩途名利則等耳如此方纔歷得君子與小人一般後世敢剝君子者皆

用此法一字之毒流禍無窮假令此老見之不知以爲何如也

好名中人所不免由中人以上則不屑也由中人以下則不能也若乃託於不屑以葢其不能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乎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戲曰子發是僞爲善公是至誠爲惡戲則戲矣却自有可思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又曰吾願見僞靜詐儉者其意正與此同

好名一念上之有礙於天理是故在善中爲惡下之有礙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爲善世之學者莫不曰聲色貨利

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信乎其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訛之雖然彼其所爲深疾夫名根者果以其有礙於天理乎抑以其有礙於人欲乎以其有礙於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也以其有礙於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於此含糊而漫爲高論也夫誰欺欺天乎

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也知此而後可與盡己之性張思叔問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叔子曰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知此而後可與盡人之性

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不知而作則妄人而已矣蓋世間有一種人自負聰明說得去做得來便爾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以爲吾性本靈不

消些子依傚吾性本足不消些子幇添只就箇中流出縱横闘鬬頭頭是道矣豈不甚偉由聖人觀之却只是箇不知而作俗所謂杜撰是也此等人看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肯笑以爲支離瑣碎不足道由聖人觀之生知而下便須數著他謂之次正見其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就兩人較一邊師心自用假然處已於生知之列究竟反不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還得爲知之次一邊視古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聞中參取視今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見中參取歉然處已於庸衆之下究竟却與生知的殊途而同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

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爲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工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訶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人言利根的無假見聞鈍根的却要借這個開發此語恐

未盡利根的大頭腦已自分明若肯用多聞多見工夫將來越鍊得細膩鈍根的須是他心地上掃得空空無一物方好商量若便引入見聞中幾何不弄得昏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二語當時時三復試思說個性有何不了又要點出善字來說箇善有何不了又要提出性字來說箇性善有何不了又要標出堯舜兩個大聖人來此中殊有種種苦心不可只泛然看過

告子之徒或以無善無不善言性或以可善可不善言性或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他們何嘗不自性立宗但只就各人意思兩下揣摩故其說往往眩於影響沒個着落點出善字正示性有定體不可以歧見淆也楊墨之徒或以兼愛言仁或以爲我言義或以兼愛爲我之間言

中他們何嘗不自善立宗但各就自家意思一邊認取故其說往往滯於枝節沒個頭腦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見窺也至於言必稱堯舜又何也若曰往古來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堯舜蕩蕩巍巍共推爲兩至聖也試相與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又若口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邁古無能步趨其萬一也試相與對證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揭示標準鼓舞嚮往在此激發秉彝振起積習在此策懦爲強破昏爲明喚醒一時之醉夢豁開萬世之心服在此孟子之所以反反覆覆爲吾人計切矣至矣盡矣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丙申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

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辯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日動意則乖擬心則

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中行也程淳公幾之矣未離乎狂也程正公未離乎狷也朱子狂狷之間也

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守墜衛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讀慈湖氏之書則濂溪明道亦支離矣不特朱子也讀釋迦氏之書則六經語孟亦支離矣不特濂溪明道也噫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有甚焉文王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於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

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

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愼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箇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箇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愼也非虛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虛言誠且愼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可謂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此語慈湖得之亦須首肯想謂王泰州卽陽明之慈湖

也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當來而歸者則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地乎天成萬世永賴元公其庶乎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文成其庶乎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鍜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

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束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至今議論益玄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殆亦不能無遺慮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拘者人

情所厭順而決之爲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爲難

昔孔子論禮之獘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獘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也此數語字字拏著禁處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李見羅先生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微孔曾之蘊

見羅先生之揭修身爲本也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又曰一步離身即走到上帝邊去亦未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

或問當下之說何如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纔說仁至是就工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工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跖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作聖論功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象獨於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楊子安侍郎好禪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叢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每誦斯言輒爲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已過聖功也又曰望重朝紳不若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愚以爲此惟愼獨者能之

羅豫章論舜之事瞽瞍而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愚讀書見舜命禹征有苗及其不服惟退而誕敷文德不敢有一毫忿疾於頑之意直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孟子三自反篇援舜示的有以夫

惟看得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然後能格頑爲慈委無不是底父母惟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然後能化梗爲順委無不是底人此舜之所以爲大也

或問易之有訟也厥義云何曰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自訟是第一箇善念頭故特繫之曰元吉訟人是第一個惡念頭故初言不永二言逋三言厲四言渝上言褫盜無往不致其戒焉聖人之開見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爲自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之所爲自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也故曰九五訟元吉

言者往往於當事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沽名誠有似乎沽名矣然而實當事者之藥石也當事者往往於言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拒諫誠有似乎拒諫矣然而實言者之藥石也吾以爲此兩人交相督則交相益交相尤則交相損

爲進言者處必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爲聽言者處督則用藥然期於能去病已耳若按本草一一而試之曰是偏於寒是偏於熱此乃爲藥尋病而非爲病求藥也何益何益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
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爲聖賢須是留得書生的滋
味方可爲卿相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也其次閣銓一心
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
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箇箇
光明批者譎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
擯而絕之也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即所謂生知安行之
聖人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而言也非曰不思不勉是

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僞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伯假之將堯舜與湯武對言是安勉之辨將堯舜湯武與五伯對言是誠僞之辨安勉殊途而同歸誠僞毫釐而千里若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僞卽湯武與五伯亦何以異而堯舜且爲絕德矣吾不敢以爲然也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註謂順當作愼恐不必順與逆對人心原來只是一個善動於欲而後有不善非其初也於是或忸怩而不自得或畏怯而不自堅四顧躊躇是非利害交戰而不決所謂逆也已而沿習旣久見謂固然向之忸怩者且坦然而安之矣向之畏怯者且悍然而嘗之矣是非在前而不問利害在後而不覺所謂順也是故方其逆也欲爲理梗秉彝之良猶在也因而杜之於勢爲易是可得而挽回也比其順也遂體是欲無復有爲之梗者矣強而遏之於勢爲難是不可得而挽回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順生於積積生於漸此

其際惟已獨知之而人莫之知也究而言之且恐非惟人莫之知而已亦莫之知也然則所辨何物云何能辨聖人特揭出早之一字其指深矣若曰履霜知冰便落遲局竟何補於事哉

論語記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孟子則以爲瞰其亡味時字渾然天機眞是孔子氣象下箇瞰字便覺有痕迹亦便是孟子氣象也

夏間承黃梅雨水儲之久而不壞陽在上也冬間井水澗溫取以釀酒亦久而不壞陽在下也陽之貴也如是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自分頭去做若曰不得於此或得於彼不得於彼或得於此凡皆多方設法委委曲曲爲感悟獨夫計也可見

聖人精神眞是無處不到如此而卒不悛方可言命

讀戰國策眉頭鼻角一俯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慚

由仁義行的由字卽春秋傳政由甯氏的由字蓋仁義爲主而我從之也行仁義我爲主而仁義從之也孟子自孔子而下贊舜不一而足此二語與所謂善與人同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謂與鹿豕游與木石居所謂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種種皆入微之論於此亦可想見孟子到處矣

麻呢之間觀人之法於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凡初間說是人負氣又或曰是執拗或曰是迂濶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間說是人有養又或

曰是最善處事或曰是最識時務徐而按其後往往與俗浮沈竟至墮落以此求之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即孔子進狂狷而誚鄉愿之說乃知聖人所言字字靈驗予初不識公及壬辰將北上適公謝政歸予往謁之從容問曰明春入討先生有以見教乎公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予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葢翰林銓部科道云

